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273
2



文庫 8
D 273
2

盛世芻蕘

異端篇目錄

來書駁問 第一張

回書總闢 第二張至第四張

闢世俗所奉北斗文昌城隍土地金烏玉兔并

灶門神等 第五張至第九張

闢佛有弑母棄父傲世欺人四大逆 第十張至

闢輪迴有十大弊端 第十三張至第十六張

異端篇目錄



39- 7707

010190619821

闢占卜求籤灼龜起課等第十七張至第十九張

闢遠擇日辰宜忌星宿吉凶等第二十張至第二十四張

闢畫符念呪去病逐邪師公師婆蠱毒魘魅請

仙扶乩妄言禍福等第二十五張至第二十八張

闢相面第二十九張第三十張

闢推算命運五行生剋第三十一張第三十二張

闢風水方向第三十二張至第三十七張

闢祈晴禱雨供獻妖道龍王第三十八張第三十九張

闢禳災打醮野祭呼魂掃房接繼第四十張第四十一張

闢佛家吃齋戒殺第四十二張至第四十五張

闢念佛參禪第四十六張至第四十八張

闢燒神化馬紙錠紙錢第四十九張至第五十二張

闢趨度破獄第五十三張至第五十四張

闢修煉內丹外丹第五十五張至第五十八張

闢娶妾第五十九張至第六十二張

闢毀謗第六十三張



盛世芻蕘

異端篇

假如有友致書來問。天地之大。無所不容。天主正教。固當信服。各樣神佛。與夫世俗通行之事。亦無妨礙。何必絕之已甚。如輪迴一說。頗能儆醒愚人。現在供的神道。俱有敕封。並非私立。猶如朝廷之下。必有官府。亦該恭敬。至若占卜。本於周易。周公卜世十年。中庸現乎著龜。都有証據。選擇頒於黃曆。符呪始於醫

書相面算命看風水自古相傳均非邪術祈晴禱雨
禳災打醮吃齋念佛燒化紙錢超度亡靈等事通行
已久果能一視同仁何妨道並行而不相悖請看佛
家從不肯拒絕別教拜了佛門的菩薩又拜道家的
老君憑人行走正合孟子所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之意其他如導氣煉神係養身正務更不當視爲左
道姬妾偏房乃家庭之常事不犯王法不害人倫爲
何亦嚴禁不行從來黨同伐異怨之府也怨甚則謗
生所以外人傳有不敬父母不知踪跡之說豈人言
不足畏乎

回字云承惠手書竭誠披讀其臚列世俗異端之事
甚詳而前後大意總謂執滯難以廣揚姑容卽能止
謗此尊駕推愛之盛心孰知有大謬不然者敢因來
意備悉鄙懷來書謂天地之大無所不容世俗通行
之事亦無妨礙何必絕之已甚隨又引佛家不肯拒
絕的憑據當知引喻比方必係相類之物或係相似

之理。方可引用。今既知天主正教。反引不相類。不相似之佛家爲比喻。必竟那正與邪的解說。尚未分明。怎麼叫做正。猶如太陽當午。纔叫做正。怎麼叫做邪。稍過稍不及。俱謂之邪。此人人共知之事。道理亦然。邪與邪相類。故佛家不肯拒絕。正與邪。既不相類。亦不相似。故天主教。不能與異端夾雜。若說無所不容。係表其度量寬弘。不是正邪合一。故仁與仁。同不仁之術。豈能一視。道與道合。悖道之事。何能並行。爲子

的。只要片言忤逆。便非孝子。爲臣的。只要一事抗違。便非忠臣。我們恭敬天主的人。只要一些苟且。便屬異端。從來黑能混白。故古來原係正經的道理。常被異端變更竊取。愚人耳目。白不能混黑。倘略染斯須。卽非本白。但皎皎者易污。必守死善道。以防其妨礙。惟恐絕之不甚。凡視聽言動之間。莫不加以小心。誰敢不分皂白。隨人亂走。豈不聞人臣無境外之交。境外尚且不可。而反顏以事仇。有何面目以對親朋。親

朋尚不可對。有何面目以對天主。然這棄邪歸正之事。聽各人自己的主張。我們不過如道旁引路的人。有問必答。有疑必解。信與不信。由他願與不願。並不強勉。這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正經道理。憑他異端邪說。奸盜詐僞之徒。只惡其事。不惡其人。彼肯不昧本心。願行正道。何難成聖成賢。這是一視同仁。無所不容的正經事業。至於自古相傳通行已久的話。只可以論平常服食起居之事。卽前人所說。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若關係綱常名教之中。邪正是非之辨。不可以論古今。不可以論久近。惟論其合理不合理。合理者。新法亦必遵行。不合理者。古法亦當停止。倘以爲古禮決不可廢。請問禮之大者。莫如祭祀。祭典之大。莫如尸主。何故漢唐以後。並無此舉。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這是尊駕自小讀過的書。難道都忘記了麼。若不忘記。這自古通行的說法。明明替異端支飾。非出於

本心。况佛法起於漢魏。通行雖久。亦非自古相傳。今且不必討論。只將尊駕所說的異端。我把他那不合正理的緣故。逐項講明。纔曉得果真是異端。不是我們的偏見。雖然常久。雖然勢利。雖然多人遵奉。雖然文章才學。奧妙新奇。總因不合於理。難逃名教之誅。約計來書所有者。曰世俗鬼神。曰佛。曰輪迴。曰占卜。曰選擇。曰符咒。曰相面。曰算命。曰看風水。曰祈晴禱雨。曰禳災打醮。曰吃齋。曰念佛。曰燒紙。曰超度。曰修煉。曰娶妾。曰毀謗。雖異端隨地不同。而尊駕所開這十八種。亦可以見異端之大概。欲正人心。先祛邪說。邪說不祛。縱然恭敬天主。算不得是欽崇天主的人。所以各人的善惡。從來不敢議論一字。而道理的是非。又從來一字不敢寬容。更不敢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自干妄証之條。寧遭萋菲。萬難以道殉人也。世俗鬼神。世俗所敬鬼神。千奇百怪。名目甚多。各方各教。何能盡述。總而言之。不過兩種。一指生成之物。

爲神。一指死過之人爲神。指物爲神者。莫甚於北斗七星。道家詭立魁魍魎魍魎七號。皆垢面張牙。裸身赤脚之鬼。其次莫甚於文昌六星。以蛇爲梓潼一說。卽晉將張亞子。好事者。捏造感應篇。開口先說十七世爲士大夫。剽竊輪迴因果。誘人妄想科名。明代禮臣倪岳。疏稱梓潼文昌。誕妄不經。特乞罷免。詳見皇明通紀。及本朝熊閣臣學統等書。又如二十八宿。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等爲二十八神。日光。月光。燈光。俱有菩薩。火電風雷。山川雲雨。俱有神道。旣指生成之物。又兼死過的人。娼優隸卒。亦有專司。猿馬龜蛇。盡蒙香火。敗俗傷風。不堪言狀。當知上天的日月星辰。空中的風雲雷雨。世間的河海山川。在開闢之初。天主卽定有護守之神。有始無終。常生常在。若用後世死過的人管理。則此人未死之前。誰司其事。這是第一件不能解說的話。各府州縣的城隍。各方的土地。處處都有一個死過的人做神道。家家管大

門的都用金盔金甲的武將。有的說叫做神荼鬱壘。能吃惡鬼。有的說是唐太宗的大臣。又有管後門的鍾馗。係唐朝進士。做買賣的財神。係黑虎玄壇。有的說是回回崔綱。行醫的藥王。係神農華陀扁鵲等。甚至瓦簷有將軍。木匠有祖師。生子有娘娘。出痘的有痘兒哥哥。井上有井泉童子。這樣的野鬼邪神。附名借勢。辱古人而昧正道。害難言盡。况以庶人之家。而用大臣管門。以從前本業之人。主管後世之本業。以

生前不能保護自己之人。死後倒能千家萬戶無處不靈。這都是件件不能解說的話。灶神之說。猶為古怪相傳。每年臘盡。將本家一年的功過。上告於天。故通俗於十二月二十三。四等日。供香燭糖菓。求其包容。名曰祭灶。陸龜蒙云。此係漢武帝時方士所言。可笑多少。聖經賢傳。並不遵依。一個方士的妄言。數千年通行而不滅。也不問這灶神各家各有一神。還是統直省人家。只有一神。若說各有一神。不勝其多。若

說只有一神。我看城隍土地尚只敢偏處一方。何故灶神竟有如此威力。今現在信奉天主的人家。並無灶神。且口外埋鍋造飯之地。連灶也沒有。灶神果係真實。彼豈有不顯神通。輕易就肯尅手。這又是一件解說不來的話。每年二月初二日。以太陽糕。供日內的金烏。八月十五日。以菓餅。供月中的玉兔。金烏之說。不行者尚多。玉兔之供。都門最盛。查烏兔係形容日月之速。何曾實有其物。乃羣然信從。不以爲非。又

是一件更不能解說的話。如此邪妄萬語千言。亦難遍述一方之事。况直隸各省之多。何能盡數。然竟不必盡數。只要說明一句當緊的道理。人與神絕不同類。吾人死後。或受賞上升。或受罰下墜。並無掌管萬物之責。至於護守諸神。皆奉行天主之命。天主無所不在。誰敢自專。比不得世間官府。可以便宜行事。所以我們奉教人。知此來歷。單單恭敬一個天主。此外就是在天主跟前的諸神。諸聖。亦惟望其轉求主佑。

而已。尊駕比了世上的君臣。因不知天主全能。併不知天主無所不在。故有此論。若明白了神與人的來踪去跡。憑他什麼淫祠野廟。都係非鬼之祭。何必逐項推求。至敕封二字。不該混說。國家賞罰之權。只在肉身。死後追封。惟有大官美諡。以表報功旌善之隆。恩後世長君。逢君之輩。只圖獻媚求榮。或敕封金闕玉皇。或敕封玄天真武。或敕封三界伏魔。獨不思帝王。不能以天下與人。反能與人以玄天三界。即鴻名

且不可以謬假神器。尚不可以力爭。等而上之。更可知矣。奈何歷來。竟無一二陳善閉邪之大臣。直言其妄。明太祖乾綱獨斷。斥其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凡獄鎮海瀆郡縣城隍。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歷代忠臣亦依當時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皇明文衡內。原詔炳存。惟本原未得。斬草不除根。故廢而復起。然亦足以見公論自在人心。非我一人之私議也。其他如封神衍義。平妖傳等書。原係詖辭僞說。與水滸

西遊等一樣。皆好事者所爲。愚人反認爲真事。每見興工動作之處。怕有冲犯。卽寫姜太公神位在此。道路街衢。用一石條。刊刻泰山石敢當五字。果然靈驗。何以疾病死亡。家家不斷。明者當熟思之。若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此皆甘心窮遁。不求明解之人。可爲痛哭者此也。

佛中國佞佛之人。不究其大逆之罪。牽強解說。稱其輔弼世教。爲西方聖人。替他遮羞。粧體面。在他其大無比。未必領情。徒然辱沒聖人之尊稱。罪浮於佛。今欲聲罪致討。當先數佛之本罪。佛之前世。且不必論。只據普曜經云。佛姓釋迦。號牟尼。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等語。生人有一定之正道。我中國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孟。從未有剖脇而生之人。卽老聃剖脇。亦係後人踵襲增添的話。惟因產婦氣凝血滯。交骨不開。催生無法。遂有剖脇而生者。此出於萬不得已。且係別人所剖。與兒無涉。倘牟尼亦因產難

而剖。是災也。非瑞也。若不因產難。據彼妄言。爲顯入世之神奇。剖開母脇。則生而弑母。故犯情真。真大逆不道之罪一。又云。下地卽行數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查佛生於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不過邊方小國之世子。唐時曾遣長史王元策。擒其國君阿羅那順而歸。可知其國最小。去此亦近。乃現屬附庸之末。妄號獨尊。且生在天地之中。反常亂法。下地能走能言。明知非妖。卽謊。但據詞。

定擬。狂悖難逃。其大逆不道之罪二。牟尼居東宮。娶妻耶輸陀羅。生子羅喉羅。年甫十九。遠獵不歸。父死。國土爲五印度所奪。上棄祖先。臣庶下離。少婦幼兒。流蕩忘返。其大逆不道之罪三。無國可歸。逃入雪山。苟延性命。圖謀恢復。因演轉生受報之說。以哄印度妖言惑衆。欺世誣民。其大逆不道之罪四。古人有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句若說別人。未免太過。惟論佛之罪惡。猶爲不足。何必

再查別款。卽此弑母棄父。傲世欺人之四大逆罪。已不容於地族。後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揜藏無父無君之重案。反尊爲聖人。稱爲輔弼。字彙等書。公然註釋。離經畔道。難辭鳴鼓之攻。猶可笑者。牟尼後來。偷生十三年。怙惡不悛。身遭十惱。迨至臥病雙林。背發惡疽。欲見迦葉。不得一面。毒潰而殂。小涅槃經內。狼載得明白。人皆諱而不言。捏造牟尼道成。顯容於華嚴會中。百寶莊嚴座上。法身大士爲眷屬。無礙無邊。

爲報土。異哉。惡喪國亡身之醜。而反以色相邪姪。虛張身後榮華。旣私編十重。四十八戒爲門戶。何以十惱叢集。兩舌欺人。立法自弊。竟爲貪嗔癡之師祖也。且過去現在未來。若果有恆河沙數之佛。怎麼牟尼自號獨尊。何怪乎呵佛罵祖。戈矛卽生於本教。曾見沙門語錄內。批評惟我獨尊之句。有云。此時我若在旁。當一棒打死。與狗子吃。豈有乃祖乃師。而徒子法孫。敢於如此毒言痛罵耶。雖本蓬蒙殺羿之傳。然衆

畔親離。至於此極。已甚於火書廬居之滅除矣。舉世多人。終不能棄暗投明。何哉。

輪迴佛氏之邪說甚多。有信而不行。如念佛布施。放生戒殺等事。口中莫不唯唯。然而一聲不念。一文不捨。烹宰肉食。毫無禁忌者。尚不乏人。獨輪迴一說。不辨是非。深入人心。這是什麼緣故。我想並無別意。總因不認得自己的靈魂尊貴。只認知覺運動爲性。所不容易被他哄騙。在愚笨的人。猶可推說。若是讀書

的人。不用說別的书。卽一本孟子。所講心性的尊貴。如良貴良知的話。不啻一而再。再而三。告子不認得性。孟子反復辨明。併說破人性與牛犬不同。是輪迴未傳中國。辨輪迴的話。早已炳若日星。今計其變害之弊。多係口內不堪說的話。沒奈何。不得不略提大概。喚醒迷途。楞嚴經。係佛門上乘。內將卵胎濕化之人物。盡歸於情想合離。想愛相結。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據此。是祖父死。轉爲子孫之後代。妻女死。轉爲後

代之婚姻顛倒尊卑。莫此爲甚。這不是敗壞人倫的大弊端麼。又言。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汝負我命。我還汝債。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據此世上的人。必不食不衣。槁木死灰而後可。若云。掃地莫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如此悖理矯情之偽術。可有奉行不犯之人乎。故由羊而推。一年之債。萬年不得清楚。不出幾十年。人人盡爲禽獸。賞善不必天堂。罰惡何須地獄。這不是滅絕世人的大弊端麼。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人所共知。若講輪迴。請問那始初之人。是怎麼輪迴的。以人轉人。則前人未死。而後人生育已多。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烈山澤。驅蛇龍。事田獵。製網罟。牛羊以祭。鷄豚以養。如此傷生害命。何能得轉人身。以物轉人。蠢然之物。有何功德。還能轉賤爲尊。况弱肉強食。彼此之殺報甚多。又何能得轉人身。倘果如其說。殺生之人。死後必爲禽獸。後世人多。俱係禽獸所轉。明明被其嫚罵而不知。這不是

毀辱古今的大弊端麼。人之善惡。若待輪迴受報。靈魂不知前世。肉身又係另生。賞非其賞。罰非其罰。這不是有天無日的大弊端麼。人之生死雖多。物之生死更多。卽以一日而論。物多於人。殆百千萬倍。倘一命必還一命。怎麼抵償。且佛亦人類。所用牛皮鼓。羊角燈。蠶絲織的錦緞等物。非生命耶。如爲佛而用。不必抵償。豈獨私而不公。此命作何着落。如現成之物。原不必抵償。則人人都用現成。誰爲宰殺。這不是斷

人。日用的大弊端麼。猶有甚者。輕生尋死。及淹溺子女。俱望好處托生。子女不賢。或費錢天死。卽說少他的舊債。夫婦不和。親朋鬪殺。俱云前世冤家。姪人妻女。拐騙貲財。都是三生有幸。充其類。弑父弑君。無非夙孽。教忠教孝。盡屬虛文。這不是害義傷仁的大弊端麼。從來禮樂以化君子。刑罰以儆小人。乃治國之常經。自有輪迴之說。斬絞凌遲。俱無畏懼。每聞盜賊將刑。尚昂首狂呼。我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怕

什麼。這不是無法無君的大弊端麼。人情莫不欲富貴。彼云。當敬佛法僧。必有大利益。不報於今生。必報於來世。貪者被其迷惑。往往傾家不惜。謂之結歡。專緣法華經內。更有施捨肉身。手足。妻子之語。援引女獻寶珠。立地成男的故事。信此詐言。遂致男女往來。不以為羞。燒指臂。點肉燈。不以為慘。活妻塑像。書名。獻神做妾。不以為醜。閨女童男。每年賽會迎神。遊街扮戲。不以為無耻。這不是漁色盜財的大弊端麼。富

貴人。求明前世的本身。彼即回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這種混話。擺着是逃遁支吾。反奉為醒世名言。奸僧欲滿其心。希圖厚賄。或密題啞謎。使其自得。或捏造機關。使其自悟。或假傳古蹟。使其自知。不獨本人現遭愚弄。轉展相傳。遂成托生的實據。這不是鬼蜮藏奸的大弊端麼。佛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不墮輪迴。今口外烏思藏。活佛轉生。已十數代。是輪迴佛且不免。因非真實之事。

匠心更改。惟知利之所在。前言顧不得後語。查活佛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封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死後。又覓一初生之兒。認爲活佛轉生。世世如此。並不戒殺。鹿豕牛羊。任意恣食。這不是捉生替死的大弊端麼。雖非鳩酒毒刀。更滋隱害。若欲推其流弊。豈止卜端。近來善知識。多有轉口自解云。這是爲愚人說法。並無輪迴。善惡的報應。就在眼前。可笑此種人。靈魂的來踪去蹟。善惡的永賞永罰。一些兒不知道。只

學成順口逢迎。取人悅服的秘訣而已。獨不想做醒愚蒙。自有正經大道。枉已決不能直人。借名掩飾。恥孰甚焉。我今不避嫌怨。痛切直陳。是虛是實。是假是真。當信不當信。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必有能辨之者。亦必有撥亂反正。以熄此邪說者。

占上來書云。占卜本於周易。周公卜世十年。中庸現乎著龜。都有證據等語。畫卦始於伏羲。爲文字之祖。並不曾說畫卦爲占卜之祖。爻辭大象。係文王周公

於憂患中。指當時之事而言。故多用比喻。以爲誘掖
獎勸。只看謙卦六爻皆吉。明係正心誠意之書。卽孔
子亦言。學易可無大過。並不曾說學易可以占卜。旣
引現乎著龜爲證據。何不引臧文仲居蔡的不智爲
証據。龍虎蛇雀。子父財官的話。創始於漢時京房。魏
時管輅。晉時郭璞諸人。從前並無其術。怎麼把周公
之上。拉來做證據。我們單論現在占卜之法。可用不
可用。不必拉扯古人。請看後世服食動用之間。周公

不會用過。五經四書上。不會提起者甚多。或因法勝
於古。如曆法。推算日食月食。次次絲毫不錯。或因物
利於人。如眼鏡。助人目力。人人用之有效。如此之類。
不可勝言。誰肯說古無證據。今不可行。若占卜之法。
並沒有一毫效驗。徒借古人爲支飾。何以服人。眼見
占吉而反凶。卜凶而反吉者。竟屬常事。所說晴雨豐
荒之兆。誰能包管無卜不靈。偶中一二者。係事情湊
巧。與術何干。不過是攔江大網。撞得着。則歸功於術。

撞不着。卽置而勿問。豈特卜者騙人。卽求卜者亦皆
自己哄騙自己。非怨人學術不精。卽自疑禱告不虔。
再不肯認他本來虛偽。俗人所說。一日賣得三擔假。
三日賣不得一擔真。正爲此輩而說。以義文周孔爲
招牌。以神煞干支爲貨物。以姜太公。張子房。諸葛武
侯。劉伯溫等爲字號。捏造九天玄女等名爲護法。由
六壬課而變出梅花數。生生數等法。由蒼草而變爲
銅錢。由龜卜而變爲羊卜。卽神廟內的打筮求籤。皆

從占卜中所生之枝葉總而言之。憑他巧立名色。鋪
排奧妙。不過是拈鬪擲色之法。假如用唐詩千百首
編定上中下吉凶。隨手拔出。據辭判斷。必與易數籤
經一樣。的靈驗。龜板亦然。不論磚瓦等物。亦可燒紋
斷事。何必乞靈於土神木偶。枯草敗龜之頑物。明此
八面風的來歷。猶冥然不悟其非。真無藥可救矣。况
古人有重龜不重筮之言。又說龜書已失其傳。夫重
者且能遺失。何有於不重之筮。且當時原有玉卜瓦

卜等法。則龜之無靈。早已見及。所以周公的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或本國家神道設教。或本後來楚子問鼎。王孫滿借此回覆。均未可定。但三十八百。必係彼時說慣的成語。課中無此定數。只看召誥。借夏商以戒成王云。惟有歷年。我不敢知。這一句話。說之再三。是同朝之召公。卽不以周公之卜爲據。到了七百年。孟子云。數則過矣。豈孟子不知周公之卜耶。洪範內的稽疑。亦在皇極三德之後。林氏解曰。人事不盡。雖

吉何補。話簡而意深。說得狠透徹。再看後世金甌。宰相與拈鬮相類。並不曾供奉神道祖師。亦不曾借重著龜籤筮。爲何舉世若狂。易惑而難曉也。選擇擇日。有兩樣。一爲人事之便與不便。此必不可少者。一爲星辰之吉與不吉。此必不可信者。如論人事。凡發喪嫁娶。豎柱上樑。出行移徙等事。當先定準日期。以便備辦物件。事旣不忙。人亦省力。可免臨期慌錯。亦不致任意遲延。故爲此擇日。必不可少。如論

星辰查黃曆內每日條下所開甲子乙丑等六十個干支金木水火土五星角亢星房等二十八宿執破危成收開閉建除滿平定十二個黃道黑道的各名色皆憑人排定周而復始今究論之只可爲本日不同之名號假如甲子日又名金星日又名角宿日又名執日一日而四名就像正月初一日或又稱元旦或竟通稱朔日或稱履端穀旦之例除此稱呼之外別項使用便屬異端因天干地支相合只用以編歲

次以紀月日與一二三四的數目相同並無五行生尅之理水火金水土穀本大禹謨之六府去穀而名五行見於箕子九疇大禹金先於木箕子木先於金原文內因係民生日用之所必需故皆首重何曾說到天上的星辰何曾說有生尅萬物之消長榮枯眼見一時俱顯又何曾限定此來生彼彼來尅此既無生尅有何吉凶至於日月星辰無知無覺斷不能主管禍福所立星宿名目皆係比方以便稱呼認識實

與本星宿無涉。黃曆內不過挨次編列。若說星宿之行。又與本日無干。豈能因虛名而施實效。卽舉一狼星而論。星本非狼。由人而名。指爲盜賊之比象。占家就把狼星主管盜賊。獨不想人人常說。虎狼爲惡人之象。爲何吉凶禍福。兩不相關。世間的真虎狼。旣不能主管惡人。天上比象之狼星。更不能主管盜賊。其義甚明。狼星旣無主管之能。則五星二十八宿皆無主管之能。其義亦可類推。星宿尚不能主管。反認執

破危成等字爲吉凶。豈非虛而又虛。妄而又妄。耶。國家頒行正朔。丕揚一道同風。使民無貳志。此帝王經世服物之大權。並不以吉凶爲務。選擇一事。因非實效。從來曆科。不曾經管可笑。民間凡遇動作。有錢的人。卽問星家。無錢的人。卽看黃曆。只用開成等好字的日子。那開破等字。都不選用。這就是古怪的種子。存在心中。必然生出許多枝葉來。如耳內聽的。口裏說的。俱要順利話。眼睛見的。俱要吉祥好事情。寫的

字。都要喜慶語言。喪家不可成雙。怕犯重喪。做親的。不可成單。恐遭拆散。偶然撞着不如意的東西。必自恨沒時倒運。別人粗心冒犯。卽視爲呪咀。疑爲魘鎮。甚至鵲叫鴉鳴。莫非先兆。童謠亂夢。盡屬禳祥。諸般忌諱。總起於選擇之根。殊不知吉凶禍福。全係天主掌管。吉凶禍福之來。又看本身善惡。所以說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豈有上不靠天主。下不問本身。只把那不合正理的五行生尅。無知無覺的星宿黃道黑

道的字音。認爲吉凶。好像禍福之權。只要一顆星。一句話。一個字。一聲鳥兒叫。都能做主降殃降祥。誠恐君王使喚臣民。家主傳呼奴僕。亦未必這樣畏威懷德。請將此說轉問選擇的本人。自己亦覺可笑。倘疑根不斷。現有試驗之法。曆本內所開黃道吉日甚多。請揀一個頭等好日辰。赤身深入虎狼之穴。縱然逃命生還。尚說不得日辰的效驗。倘或竟遭虎口。則吉星安在。如此之事。不敢輕試。亦明知無用是真。且賊

寇忽來。決不能因日犯凶神。聽其搶擄。猝然暴病。又豈能因時辰冲犯。不用醫家。事莫重於征伐。武王以往亡日興紂。以甲子日亡禮。莫重於喪葬。古人定制。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期後期。俱屬不合。葬書內。巳亥日下葬最凶。查春秋時。此日葬者。十有餘人。又子太叔云。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卽此數事。便知古人。隨禮隨勢而行。年月日時。俱不選擇。况現在尚有。不許選擇的。憑據國家三年大比。選拔人才。係

最大之典。較之民間進人口。會親友。孰重孰輕。乃定例。辰戌丑未年的二月初九。十二十五。爲會場。子午卯酉年的八月初九。十二十五。爲鄉場。從不更改。豈年年此日。俱是天恩。上吉耶。如此定例之事。不獨科場。夫黃曆頒自朝廷。一切大典。多有不曾議及者。可知或宜或忌之條。非專謂吉凶而設。已昭然顯著。苟以爲不然。何故同日出行。而禍福存亡。趨錢折本。各各不同。一日做親。而有子無子。到頭不到頭。又各各

不一。所以孟子尊重人和。首斥孤虛旺相之天時。雖其書讀而不信。敢云所言不合於理耶。我今再說一句操總的話。這星宿日時。天主爲人而生。都是好星宿。好日子好時辰。全在自已及時修省。爲善立功。沒有片刻不好的時候。若怕他生災作祟。或疑心衝犯遊神。皆係自投羅網。何苦以有靈之人。受制於無靈之物。請將忌諱之心。豁然消釋。庶幾放開束縛。可還吾尊貴之本來。

符呪古有祝由科。專尚符呪。因除疫爲名。遂與醫學混做一家。至今走方賣藥的。還有用符呪騙人之術。正經醫家。從不肯提起。所有靠此營生者。莫甚於羽流妖道師公師婆。魘殃鎮壓之輩。查羽流妖道名色甚多。如正一道士。火訣道士。茅山道人。法官法師等。不可勝數。師公師婆。卽男巫女覘。魘殃鎮壓卽蠱毒魘魅。現在十惡不赦之條。這一班人都倚着符呪爲出手貨。遇有災病。許保平安。尤可笑者。每年五月初

五日。大小人家。掛黃紙符一張。上有印信。係法師名號。九疊篆文。與前代的官印一樣。謀求小利者。照式印造。費幾文錢。買一張。卽能驅邪逐鬼。其符呪內。不說玉皇的敕旨。就說老君的律令。彼旣僭用此名。應該查究他的實據。國家的敕令律法。出自人君。其奉敕按律之人。必係朝廷的大臣。印信必須於禮部。除此之外。就是假傳聖旨。私雕假印。罪當斬決。玉皇老君。原係姓張。姓李的凡人。從何處得有掌管鬼神。轉

禍爲福的權柄。果係真事情。難道不論什麼人。容他刻一顆木印。隨手胡畫幾筆。披髮仗劍。隨口吆喝幾聲。邪魔就怕了他麼。倘或真有效驗。亦係邪魔從中擺弄。誰敢放心大膽。公然橫行。毫無怕懼。這就明明知道是虛假的東西。不過像那戲文場上。稱孤道寡。乞兒口內。御筆欽差之類。在窮漢愚人。借此騙錢。不分真假。惟利是圖。無足爲怪。可怪者。家家戶戶。欽此欽遵。是何道理。若說理雖不合。事實有效。如驅病之

符百發百中。驅鬼之咒。念動卽靈。故不得不信。果爾則奸盜詐僞之事。理雖不可。因利益甚多。不得不做。這樣的話。恐正經人未必肯依。其不依之故。明知利小害大。惟此符咒。止知其效。不知其效之假。效之害。故有此言。怎麼是假。請看寒熱往來之病。不藥而愈者甚多。且用符咒者。未必不兼用醫藥。果能將諸藥不效。臨死的重病。畫一道符。念一聲咒。立時全愈。治十個好十個。治一百好一百。纔可說得符咒有靈。有

了這樣的靈符神咒。人都可以不死了。今並無此效。連他自己畫符念咒的人。要病要死。則所效者。如何說得不是假。如何說得百發百中。怎麼是害。邪神惡鬼。惟受制於天主。俗人不知來歷。見有不怕邪魔的人。就說他運氣高。官星旺。邪魔將計就計。順手牽羊。哄他自誇威力。不信天主。當知此類。除了造化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憑他大聖大賢帝王卿相。他都一毫不怕。若其人。果有認真制服之能。必由天主的威

靈而來。不由天主者。皆係以魔驅魔。猶如勦奸去惡。地方官的權柄。皆由君命而來。不由君命者。卽係以賊退賊。因邪魔的本意。總要哄人認他爲主。故不拘何人。皆樂從呼喚。東頭不着。西頭着。只要一處上檔。使人不復知有正經的天主。就滿了他害人的賊志。與那爺做主人兒做客的法子一樣。使別客不知有正經的主人家。以便謀財害命。這就是凶神助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的真緣。故今佛家盛行者。有諸佛

菩薩等。呪。自號真言。持誦千萬遍。官位男女。隨求隨得。呪盡胡言。捏爲肉髻。內湧出。現在準提呪。流傳甚廣。又道家盛行者。有請仙扶乩之術。專言未來。隨問隨答。其實乩上之字。多係活人手筆。設有自己動搖書寫。卽係邪魔借此哄人。種種網羅。窮工極巧。人見此魔有效。卽信爲正神。忽聞彼呪有靈。又信爲正法。殊不知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把那做事的本人。聽見的旁人。一齊都被他網住了。聰

明死心蹋地。深信不疑。攻乎異端之害如此。所以說
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怎麼敢因事情有
效。遂輕易信從。查邪術之最靈者。莫過於唐太宗時
所傳西僧呪人立死立生之法。太宗試之甚效。獨太
史令傅奕奏稱邪不勝正。請以呪臣。臣必不死。帝卽
命西僧呪之。傅奕挺然無恙。少頃西僧自身倒斃。事
詳正史。可知一切符呪。靈與不靈。都與西僧同類。世
之侈談符呪者。何不以傅奕爲師。世之畫符念呪者。
更當以西僧爲戒。

相面相書甚多。目下通行者。莫過於麻衣神相。然開
口就說相隨心生。相隨心滅。則此術雖存。並無用處。
已經和盤托出。不打自招。無庸多辯。然舉世之人。猶
羣然信從。不肯放手。總因妄想富貴之心甚切。明知
不準。何妨妄言之而妄聽之。今欲拔去其根。非欽崇
天主。遵守聖規。斷難家喻而戶曉。因奉教之人。知有
天主。故富貴不敢妄求。知有身後。故富貴又不必妄

求雖有好相。相之何益。今此理不明。應數其虛謬。以聽人之自悟。嘗聞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何仁暴竟如柄鑿。陽虎貌同孔子。何奸良迥別天淵。且一人之身。始貧而終富。先賤而後尊者甚多。彼必云步位之故。自天庭以至地角。因有限定的年分。遂有不同的運氣。獨不想人之年運。時時俱遍週身。豈有某年在眼。某年在鼻之理。此身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就像花卉一般。由葢而華。由華而落。與吉凶無干。彼乃借

此分派步位。限定歲年。以爲富貴貧窮之証。抹煞天主宰制之大權。將一瓜八面風的話。高擡時價。揸着一兩句。挨身便入。人見生平果有榮枯。相貌原分好反。遂信以爲實。豈知風土不同而顏色亦殊。飲食不同而體格亦殊。地位不同而舉動亦殊。並不與吉凶禍福相連。世襲之家。生而卽貴。賤相亦受榮華。奴婢之兒。生而卽賤。貴相亦遭卑辱。此皆眼前常有之事。若說猫犬馬騾。尚傳相法。此與人之秀者可習文。強

者可學武相似。係相其能力。非相其吉凶也。若說醫家看病。望居其先。係相其氣色精神。以揣度病之輕重。非相其年運也。倘必以面貌之凹凸高下。長短濶狹。爲吉凶。豈樹木石塊之類。亦有吉凶耶。舍本身生活之靈魂。而從事於形骸。真惑之甚者。

算命相面者。借有形之耳目口鼻。以哄人。尚可謂由真而假。算命者。借無形之年月日時。以哄人。更可謂假而又假。因干支只可以記數目。並無生尅。前已說

過。與本身沒有相連的道理。各樣物件亦然。造成之後。好不好。久不久。全在人怎麼樣使用。與那造起的日子。一毫無涉。今以無理之生尅。預定未來之吉凶。豈不是假而又假麼。但我只說沒有生尅。只說六府五行。都爲民生日用。不說明沒有的緣故。人必不服。况欲闢算命之假。必將生尅之非。說一個透徹。庶幾拔本塞源。然虛空淌洗。支節攪纏的話。說他一世也。說不清。須就眼見的實事而言。纔能明白。本種人土

以水漬之。以太陽照之。然後根幹枝葉漸次而生。當
土火水未有之時。木既不能自成。亦無着脚之處。此
人所共知。共見者。若使木能生火。木性必當極熱。何
能以極冷之水。生極熱之木。果然木生於水。木應為
水之子。果然火生於木。水應為火之祖。以祖孫而相
反相滅。有是理乎。且土金木未有之時。水存何處。倘
以鑽燧取火。為木能生火的憑據。則石中未嘗無火。
石係土類。怎麼不說土而說木。水之潤澤。物盡賴之。

何獨於水土之厚。重物盡生之。何獨於金。再論其相
尅之能。彼此更無一定。杯水必不能尅車薪之火。燭
火亦不能尅一鈞之金。懷襄之時。水且尅土。咸陽一
炬。木石俱焚。只視其勢之強弱。何如耳。或者謂五行
之生尅。論理不論事。論事則涉於粗跡。不合精微之
妙道。豈知有物纔有。則故事雖因理而後。明理必因
事而始顯。若離事而講理。便涉空虛。無非支節。反認
為奧妙精微。必至頭頭撞網。脚踏空。人能被異端。

之籠絡皆因此處未明。不獨算命一項。惟有據事以斷。則窮理必真。往古來今之疑案。可決於片言。生尅之謬。如此算命之假。何庸筆秃唇焦。嘗讀孔氏之書。有云。居易以俟命。又云。覓危授命。又云。死生有命。又云。惟命不於常。既然說一個命字。必有出命之主。猶如一家之人。受命於家長。一國之人。受命於國君。誰能預先算定。只看惟命不於常。這一句。就知有命而不能算。比不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等事。有一定推

測之常法。故平居則順受以俟之。臨難則委曲以援之。憑他什麼人。惟有見幾而作。斷不能先事而知。今瞽目之人。多靠算命。占卜以營生。豈有眼者。只可見幾。無眼者。反能先知。耶。笑人問道於盲。而不笑自己。何哉。然則欲求安富尊榮。排算八字者。不獨未聞天主。勿貪勿慾之聖規。併未聞素位而行之道也。

看風水。古來造屋築墳。所講的方向風水。原係相稱相宜的道理。並無吉凶禍福之言。後人營求富貴。無

縫不鑽奸巧之徒。遂因山水之形勢。捏造吉凶。投其所好。宋司馬溫公及趙汭等。皆罪其謗造化而誣生民。欲焚書以絕其術。詳唐荆川稗編五十八卷內。但只說誣謗二字。不說明所以誣謗之處。被惑之人。必在半疑半信之間。縱然焚書不能斷絕。故不得不瑣言繁瀆以剖明之。然其要。只有兩端。一係山之形勢。並無吉凶。如某山有龍鳳形。某山有虎狼蛇蝎形。人因其果然。遂信之。獨不見雲霞之千態萬狀耶。比之

山水。雖虛實不同。其生成之理則一。又不見樹木之怪相奇形耶。比之山水。雖大小不同。其生成之勢則一。今雲霞無降禍降凶之禁忌。樹木無召福召吉之神通。獨山水有之。憑何証據而造此妄言。請看五金八石。卽一拳之大。必然空穴甚多。豈有高山大地。無自然之空穴。由冷熱燥濕之不同。致赤白青黃之各色。生植之物。件件如此。豈有高山大地。不隨步以換形。乃術家借紆迴曲折爲真脉真龍。借左右包裹爲

真山真穴。借穴中之熱燥。為得氣之生。借土色之赤黃。為得形之正。房屋之方向亦然。某物衝犯。主家長刑傷。某向無情。主家庭消敗。如此之言。不一而足。論人之外形。較之墳墓房屋。關切尤深。然富貴之人。不能因愁容而即卑辱。貧賤之人。更不能因喜色而即尊榮。只看戲場上的子弟。可知外形之好友。全不與吉凶相連。以最近最親之本身。好形反形。尚然無凶無吉。則身外之墳墓房屋等。好者不過美觀。歹者不

過醜。看與衣服車馬家什物一樣。斷不能因好而生吉。因歹而招凶。其義易明。舉世之人。竟以吉凶禍福。問之無靈之風水山川。年神之三合四衝。非誣謗而何。一係人之骸骨。並無靈應。請看父母之心。誰不願子孫興旺。然在生智勇俱存。尚難助其成立。雖德如堯舜。不能使其兒。為守成之主。豈有死後。無知無覺之枯骸。有何神力。反能蔭庇後人。若果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我有幾椿事情。問一問。彼必理屈辭窮。無

言可答。一問現在之人從何而來。彼必云由上古生
生不已而來。夫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而委之溝壑者
豈溝壑中皆子孫興旺之龍穴耶。不然何後世之人
日生日盛。至不可數計之多。且鄉風各別。葬法不同。
有火葬者。有水葬者。有公塚挨葬者。此方之人爲何
子孫壽夭富貴貧窮俱與看風水的地方一樣。一問
吉穴既能招福凶穴亦能招禍否。彼必云吉凶俱應
然則祖考之穴主長孫貧賤夭亡。父母之墳主長子

百年富貴。應此必不能應彼。怎麼說得吉凶俱應。既
有不應之穴所應者。斷非風水之靈。一問左旗右鼓
之山必生武將。前幃後屏之墓必出文臣。不識子孫
可弗學而致耶。彼必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不
學之人如何做得將相。既然如此回覆則骸骨之無
靈不用他人分辨。卽此一言便成鐵案。情真罪實。又
非誣謗而何。兩端旣竭百喙難逃。况現行風水之書
莫甚於雪心賦。滿紙妖言。總歸於福由心造。此預爲

躲避脫身之計。遮掩後來不效之羞。眼看業此之人。非各自爲說。卽苟且通同。弊竇甚多。從無一定之規。足見本來原非實據。比不得黑是黑。白是白。難以混淆也。若要牽掙川嶽鍾靈的舊話。此專指形身之氣質。各隨水土之清濁而言。並非廕子之說。今查歷來精此風水之術者。首推郭璞。奈廕未及子。刑已及身。何謀人甚智。謀已反拙耶。總而言之。人子事親葬之以禮。使心無遺憾。係有生之大事。乃以父母之骨殖。

公然圖利謀財。往往暴露以待佳城。又或屢遷以就吉穴。尚忝顏於仁人孝子之中。忍心極矣。毫無實濟。敗壞倫常。此司馬溫公等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今誣謗之處。旣明。若良知未昧。書雖不焚。術當永絕。其不能遽絕之故有二。一因貪小利以媚人。一因貪大利而受人之媚。然每見貪心不遂。以致構訟結冤。弟兄叔侄。盡成仇敵者。有之。倘轉念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徒然捏誣造謗。謀利計功。又何如陋巷以居。藁棺而

葬不失為正誼明道之人。

祈晴禱雨晴雨關乎年歲旱澇心事祈求此古法也然傳其名不傳其意所以先王之學術一變便成異端究其首惡總由佛老兩家佛以戒殺斷葷為善老以呼風喚雨為能故每年晴雨失時地方官必先禁止屠沽冒齋戒之美名論其背逆之罪不減於梁武帝之以麩為牲禁屠不效又繼以法官妖道搭臺設位如演戲一般甚至以犬血活人為法物以召魔遣

將為神通論其狎侮之罪更浮於商武乙之射革囊城市鄉村俱有龍王廟平時供獻不絕旱與澇俱往禱之禱而不應即迎神賽會效而後止各寺廟皆誦經拜懺廟門前大書叩天祈雨或叩天祈晴四字以顯其福國佑民獨不思蒼蒼之天並無主宰之權佛係死過之人自顧尚無能力龍係鱗蟲之長春起而冬蟄何能行雨若說叩天是叩天主為何不說明白眼見所供所求並非天主只因良心難過提一天字

以飾其非。若說佛能救苦救難。三洲感應。則平時已竭誠供奉。不應聽其再有此災。若說龍非鱗類。係金龍四大王。查宋末元初。有浙江錢塘縣鄉民謝四。被溺身亡。好事者托名封號。後人踵事增華。旱澇一來。非鬼之祭。填街塞巷。幸而天主仁愛之恩。大公無外。久晴必雨。久雨必晴。猶如頑劣之子。傲悍之奴。爲父母。爲家長者。不忍遽絕。仍衣之食之。以俟其改悔。誰知提醒不遺餘力。而世人之愚昧更深。心滿意足。之後。仍歸功於龍王神佛。多人共感。有愿必還。雖賣產賣兒。不能顧惜。異哉。受造物主之恩。而感激邪神。又何異子承父產。而反戴父仇。難乎其孝矣。奉告世人。禱雨之法。莫靈於成湯。頃刻之間。甘霖千里。如此效驗。非常應該推類。雨永正道。乃向此抗違悖逆之龍王佛老。叩頭禮拜。是應酬神。係何主見。孰正孰邪。旣不能分別。是效非效。又不肯辨明。豈竟流而不返耶。當知狂瀾必有砥柱。大惑必有解人。余日望之。

禳災打醮。醮禮始於冠婚。係教訓子女之典。後世廢而不行。佛老家。遂竊取其名。以爲法壇之總號。今地方遇有火災瘟疫等。俱建壇打醮以禳之。不想此世是誰主管我身。靠誰生養。又不想禳災之人。向誰禱祝。失去本根。徒求熱鬧。不過是香花鏡鼓之戲場。豈特災未能禳。還怕後來的禍福。尚難逆料。怎麼有此利害。從來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每見孩提之童。偶被外人欺侮。必奔投於父母之懷。似此降災示

警。正當反本而呼大父。一如童子之奔投。纔是正經道理。乃人人都知道疾痛必呼父母。爲何不知道災害必呼大父。你道我說的大父是誰。並非別人。就是全能全智。至善至公。生我養我。救贖我。賞罰我。惟一無二的大主宰。我們身前身後。沒有一刻不在天主掌握之中。故災害之來。呼號求救。係順情合理之至。允與不允。均屬天主之恩。猶如父之於子。或霽顏或怒色。無非教養玉成。家長之於奴僕。或嚴義或寬仁。

莫不凜遵。恐後若爲子者。離去自己的父親。轉向別人。爲奴僕者。背叛自己的家長。投身匪類。縱或偷安旦夕。後來之患。愈久愈深。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若能將此比方。反復尋思。便知打醮。不是禳災。竟是惹禍。獨有古來大德之帝王師相。能知造物之主。敬之畏之。一切吉凶禍福。惟命是依。故往往有求卽應。只就我中國而言。烈風雷雨。弗逃者。舜也。不禳災而災亦無害。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鯀之死。廐之焚。畏於

臣圍於陳。蔡。一生災難。並不曾用着什麼羅天大醮。三寶法壇。皆因平日誠心反本。而呼大父。故子路請禱。卽斥其非。今我們幸當天主降生之後。又逢正教昌明之日。倒不肯誠心反本。崇正棄邪。猶同流合污。自滋罪戾。豈真明悟不及古人耶。乃利令智昏之故耳。怎麼見得利令智昏。因世俗的禳災打醮。論他們本意。原不是爲民除害。只因圖利起見。一係坐收花利之人。僧道是也。一係爲首歛錢之人。土豪是也。一

係被騙出錢。妄求保佑之人。鄉愚是也。三種之人。合而爲一。加以邪魔偏處。鼓舞作新。宜乎正人非之。而不顧。正理訓之。而不知。若而人。正中庸所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也。至若病時之巫歌酌獻。野祭呼魂。死後之擲瓦掃房。出殃接魘等。猶爲乖戾不堪。明者必知其謬妄。毋庸縷述。天主教之妄。又豈止於此。吃齋齋係古來原有之事。今現有正經的規矩。雖佛家變爲異端。而真理具存。豈因佛家之邪說。株煞正

教之成規。我先把正經的說明。再說佛家的邪妄。中國古禮。有致齋。有散齋。致者。致精。致明。以齊其心志。散者。不歌不弔。而變其服食。所說的變食。止於不飲酒。不茹葷。凡犬豕牛羊等肉。不在禁例。周禮鄭裏成註。可証所說的不茹葷。止有大蒜一種。註明葷菜。凡葱韭等。俱不註定是葷。說文解字可証。此中國三代以上的齋。今天主聖教所定公衆遵行之齋。有正志之內齋。有克己之外齋。內齋者。耳不聽淫聲。目不看

邪色。除了道義的話，不敢說。除了正經的事，不敢做。洗心滌慮，絕慾存誠。外齋有二。一係大齋。一係小齋。小齋止於減味。大齋更要減飧。減味者，減去禽獸之肉食。而水族葱蒜等，俱不禁忌。減飧者，止用午膳。晚間略食菓點數兩。這兩樣的齋，係聖教之公齋。每年春間，有四十日。這是天主耶穌在世，親自嚴齋立表。後人年年遵守，每七日一瞻禮。前二日，必守小齋。以仰承神益。此外還有幾日公齋，或另有各人私齋。莫

不包藏聽命修身之深意。比不得佛家的齋。愛吃，不愛吃，都由得自己做主的。若說佛家邪妄之齋，既斷魚肉，又斷葷辛。查五葷起於道家五辛。見歲時記佛則東，西癸變為吃素。又覺吃素之名，狠不冠冕。亦附入吃齋之列。相混日久，竟以素為齋。不復知有正經的齋法。查他現在盛行的，有斗齋。有月齋。有六齋。有八齋。有初一十五的齋。有三官齋。有觀音齋。有準提齋。有長齋。有胎裏齋。各人各法，不能屈指而盡。究

其所爲第一。怕殺生害命。今世吃了半觔來世要還八兩。巴不得少殺一命。少吃一口。少還一種債。其次。是求佛慈悲。增福增壽。雖千百其途。離不了這兩個。主見與正經的齋名同。而實異。可惜吃齋原係美德。並不肯說他茹素就是異端。因他主見錯了。所向又錯了。把這美德變成罪惡之媒。猶如小民的納糧當差。不遵王法。歸附跳梁之賊。豈止白費差糧。還增叛逆無君之罪。在愚夫愚婦。淺陋寡聞。或有好心而誤用者。乃學士大夫。博覽古今。嘗誇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何以率已律身。知國家有一定之禮儀。而存心養性。竟不知名教中。有一定之成規。齋與素。葷與辛。都不能明辨。無他。皆因不曾認得天地神人萬物的大主。故諾事未能理會。若能端本澄源。分別正邪沿革。卽知禮以時爲大。古禮不當行於今日。轉生報應之妄言。早該拒絕。更不當被其網羅。所當遵者。惟有天地之上君。萬民之共父。聽命守齋。無違無貳。這纔是

為下不倍的大經大法。有人說為何吃齋不禁水族等物。當知靈魂之事。必遵教法。猶如肉身之事。必遵王法。無可那移的。今吃齋不禁水族等物。係教中定例。遵之則順。違之則逆。毋庸加上別的講解。但立法之善。包含許多妙處。不妨略提一二。外齋本為克己而設。太過亦能傷身。惟此大中至正。使人無過與不及之弊。何善如之。古來狗彘雞豚。專以養老。穀與魚鱉。則為小民平常日用之需。杜甫詩云。細微沾水族。

風俗當園蔬。可知禽獸味濃。水族味薄。原有分別。聖教公共之規。不肯強人以所難。惟此近情着理。人人容易遵行。善莫甚焉。佛氏戒殺之齋。白叟黃童習而不察。一聞聖教之齋。即夫婦之愚。不用多言。共曉然而悔。從前之悞。其善更無底止。然當知種種妙處。皆推論立法之精深。與守法者無涉。守法之人。只知奉法惟嚴。不敢私自損益。故就本人而言。則為克己之齋。就公衆而言。實為遵命之齋。

念佛佛之本惡。我已粗粗說明。尚未說到害人之惡。今卽念佛一端。充其惡之類。更有不可勝言者。佛氏勸人不住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可徑往西方淨土。卽得蓮花化生。橫出三界。所以老幼男婦。往往手時數珠。念不絕口。查西方國土。近來瞭如指掌。淨土蓮花等怪誕不經之說。諒已完全敗露。窮寇莫追。毋庸多辨。該辨者。阿彌陀三字。憑他翻譯什麼義理。不過佛的別名。南無二字。是投誠歸順的意思。既不是我的

主子。又不是我的君王。又不是我的父母師長。爲何擅自投誠歸順。這就是不該念的大緣故。若係天主的名號。必當起敬起畏。念念不忘。此非私意偏情。乃至當不易之公理。倘說不明白。我且借一個比方。請看漢朝揚子雲的法言。何曾不像論語。太玄經。何曾不像周易。因他學問無根。做人不妥。故從無家絃戶誦之事。今世上做人不妥的。莫過於大逆不道之佛。學問無根的。莫過於肆無忌憚之佛法。此非望空妄

說亦非故意賍埋。只看他不認天主。自大自尊。就是無根的憑據。本立而道生。離了本根。就是不妥的憑據。若此之人。假令其身尚在。如穢如瘟。惟恐絕之不遠。乃以數萬里外。死過數千年之人。無情無義。無德無功。時時念其名號。豈真死後。望他引入西方耶。欲入西方。不須念佛。有生之時。人人可去。若到死後。不是永賞。就是永罰。連那諸佛菩薩。也不能脫逃。一個大地之外。並無淨土。並無另外。還有一個西方極樂

世界。聞得從前善知識。早已題破。死去定為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濛濛。何苦聽他說謊。受他哄騙。佛之生前。與人同等。佛之死後。與鬼同羣。只管口口聲聲。呼他何益。後來沙門。變為念佛誦經。俱係口頭禪。盡掃一切。直談心性。自誇見性明心。立地成佛。究竟都是捕風捉影。說有說無。並不合敬愛修身之旨。且見性後。戒可破。律可犯。觀世音。托生異類。鎖骨菩薩。姪院為娼。此又因念佛粗淺。捏造高明直捷之法。豈知求

高不得。而卑污更甚。求明無路。而昏暗愈深。虛張捷徑。而自欺欺人之罪。愈無底止。况念佛既爲口頭禪。叅悟獨非眼前花耶。果係正經道理。雖聖人之言。尚不敢輕忽。若說到天主之命。更加非常敬畏。佛既上無天主。下無聖人。或廢或興。沒有一毫怕懼。所以要說念佛有許多好處也。由得他們。要說是口頭禪。不中用。亦由得他們。且從淨土蓮花之說。一變而爲無爲教。再變而爲白蓮教。再變而爲大成教。慈團教。白衣教。禮教。黃教。一炷香。黃天道等。名色甚多。相傳有正派五宗。旁門七十二之說。改頭換面。翻新出奇。都由得他們。遵照現行功令。緝拿無爲白蓮等教甚嚴。若究其首惡。都從念佛而來。佛之不可念如此。然則當念者是誰。當念者。惟一天主。天主無所不在。誠能顧名思義。念茲在茲。就像嬰兒之求懷抱。孺慕依依。毫無勉強。必豁然而知。須臾不可離者。卽此也。造次顛沛。終食不違者。亦此也。戒慎乎其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者。無非此也。這纔是志道依仁之本領。彼竟離此違此。而惟佛是念。非自暴。卽自棄也。

燒紙慎終追遠事亡如存。此子孫不忘祖父之孝思。因情而有事。因事而有禮。自初死以至掃墓。古來條款甚多。從不曾見有燒紙之說。今人訛傳既久。將正經的話不說。開口都是異端。如親友死。故或贈或賻。或弔或唁。或輓或襚。非助其衣食銀錢。卽慰以語言。濟以人力。字義可解。現在的人。一概不知道。只說弔

紙二字。弔係安慰孝子的話。孝子現係活人。要這紙錠紙錢何用。讀書的人。俱奉孔子爲先師。孔子當日以左駟爲弔。以麥舟爲弔。旣爲孔子之徒。爲何倍先師之法。不以生人日用之物爲弔。甘從佛氏以紙錠紙錢爲弔耶。由弔喪以至送殯上墳等。皆把燒紙說在前頭。別的意思。俱不提。起有不燒紙者。衆共以不孝責之。遇有沒子孫者。卽嘆曰。紙也沒人燒。流弊如此言之何益。然吾盡吾心。何妨嘖有繁言。約而計之。

不可解者二。大可笑者四。害人心術者三。人因肉身要穿要吃。離不得銀錢使用。死後穿吃之身。已成灰土。靈魂無形無像。何處要用銀錢。真銀錢尚無用處。請問這燒過的紙灰。要他何用。此一不可解也。紙起於秦漢。三代之先。未曾有紙。紙錢又起於唐。晉漢之先。未曾以紙爲錢。此皆史冊可查之事。若果然死後要用銀錢。自開闢以至秦漢之人。死後何以度日。此二不可解也。天堂是人的本鄉。應該預修歸天的正道。乃聽信佛家。預燒紙錠紙錢。謂之冥資。寄於地獄之庫。以便死後取用。荒誕無稽極矣。人多信而行之。是其心已定於地獄。無怪乎告以天堂之正道。而如瞶如聵。此大可笑者一。各山進香。以燒紙爲首務。人家遇喜慶年節等。酬神獻愿。必彩畫神佛之像。加以黃阡鏤錠。擲地而焚之。烈焰將完。澆酒數滴。拱揖而回。奉行者。毫不爲怪。豈卽佛家火葬之法耶。可以敬神。卽可以敬父母。爲何歲時伏臘。子孫不燒祖父之

容可以敬神。卽可以敬先師。爲何春秋丁禮。紙錠不燒孔子之前。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二者必居其一。此大可笑者二。貪賍受賄。王法尚且不容。與受一同治罪。若果係無私正直之神明。不必問他是紙是灰。卽此假形僞像。亦難逃慧苴之疑。何敢公然獻媚。此大可笑者三。官街大路。憑人行走。若有阻撓。因詐之棍徒。必行拿究。今出喪之家。先用一人前走。手執紙錢。沿途撒放。謂之買路錢。豈神道中。果有神棍耶。

此大可笑者四。父母去世。後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係孝道中當緊之事。只說一件。便可類推。假如父母平日最喜周濟貧窮親友。當掃墓之時。與其多燒紙錠。紙錢。不如多備酒餚。共沾餘惠。此卽愛其所親之意。一有燒紙之事。自以爲孝道已全。諸事皆可緩圖。豈非一大害乎。助喪之禮。好處甚多。旣可以盡人情。更可以濟不足。一有燒紙之事。自初死以至終喪。惟紙錠一掛。黃旣一股。便爲弔禮。一撮飛灰。毫無補助喪。

家之處豈非又一大害乎修身貴乎實行戒惡懼有後災。一有燒紙之事自以爲多獻冥資便成功德罪孽雖多消除亦易僥倖之心牢不可拔此又害之最。大者以不可解之事而被人笑談害人心術歷來守禮之家未曾議及大失杜漸防微之意。或言古人焚帛今人焚紙事亦相同殊不知焚帛之禮卽焚香燒燭之禮表其誠敬之心本無別爲與此冥資之解大相懸絕。雖古禮固當損益而魚目並非夜光豈不聞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者不可用象金銀者獨可用耶。在世不能點石金爲死後倒能以灰爲寶豈鏐錠之灰不同於別物之灰耶。假銀不能用於陽世紙灰竟可用於陰間豈人見之爲紙爲灰鬼見之爲金爲銀耶。果爾鬼應爭取之何紙灰尚存陽世耶。由是以推。凡人世間一切虛無假偽之行未必不借端而起。身任易俗移風之責者請熟思之。

超度曾見佛家鐘鼓問答內言梁武帝因誌公而見地獄的苦惱問他何法可解誌公說鳴鐘一百八下能除百八煩惱故至今各菴觀寺廟俱遵行不改一說念呪施食只用九連環的錫杖着地三築地獄門卽開冥魂齊來赴會又說召請者非冥司之魂係無主孤魂念呪時萬里之外一時俱至說雖不同總不離超度二字夫地獄係天主所設困苦罪魂之處卽據彼妄言亦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十殿閻羅等管理若果鐘聲百八苦惱卽除三築杖頭獄門卽破今日之鳴鐘者朝朝不斷做法事者時時常有獄內必無苦惱獄外又多讌會其樂陶陶刑罰不得而加之是造物之權反不如用物之人矣獨不想天主於一物未有之時造成天地人物分別賞功罰罪之法而宰制之事無大小終古不移以天神魔鬼之力尚不能稍出其範圍豈有鐘聲錫杖卽能苦除獄破果爾則能於地者必能於天能於大者必能於小何不

使人人共見之太陽。常在中天。除此黑夜。又何不使
年年一定之冬夏。盡轉陽春。除此嚴寒酷暑。且與其
苦而後除。入而使出。何不使其常生在世。不苦不入
更爲容易。乃共見者不能。一定者不能。容易者又不
能。有何憑據。而信其苦除獄破也。此與賣假藥者相
似。聲言預服此丸。夾打必不疼痛。犯人重價購求。到
那夾打臨身。疼痛異常之時。更多一層怨恨。今不思
欽崇天主。爲善立功。仰求真福。乃信此超度。恣意胡
行。自謂死後。多做幾次道場。有何難事。到了萬苦齊
攢。永無出頭之日。方悔生前。悞聽人言。慟哉。信假藥
者。受害不過一時。信超度者。受害必至無窮。請看梁
武帝。既能因誌公。而見地獄。又能因鐘聲。而除苦惱。
似此廣大神通。何以侯景之圍。誌公不施一法。聽其
餓死臺城。卽此便知真假。可笑至今。尚有拜梁王懺
者。此外如金橋銀橋。紙船焰口。蘭盂大會等名。千奇
百怪。總因愚民甚衆。僧徒騙法又多之故。只就超度

而言侮衊之罪。世上已無相稱之刑。故所給度牒。俱寫囚僧。若非國家明正其罪。斷不肯以囚字辱之。雖正人豈無屈抑。此則名稱其實。如桀紂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彼既不能去自己之囚名。而大言不慚。能去冥魂之囚具。惡顏極矣。

修煉前代京兆楊廷筠。曾論老氏之學。謂其淺而易見。略曰。煉取三物。近在人身。不能作假。一也。藥物房中。理既不正。事亦不驗。難以哄騙明白人。二也。蓬萊

弱水。既在方輿之內。又說與萬國不同。究其端委。無處掩藏。三也。秦皇漢武。求仙不遇。人所共知。仙籙仙符。明係奸徒偽造。難施變詐。四也。人君求而不得。公卿以下。無從點綴。宋真宗之天書。道君之林靈素。雖極意恢張誇大。終不能以假亂真。五也。然京兆公。雖以淺近視之。而世之貪心不已者。往往借內丹以掩飾外丹。又借外丹以支吾內丹。悟真篇序云。拔宅者八百餘家。飛昇者三千餘人。只服金丹一粒。化凡骨

爲金剛不壞之軀。併引軒轅騎龍上昇之事爲祖。此卽掩飾支吾的口供。奈利之所在。不分真假。人樂趨之。趨利之心一盛。無理亦爲有理。本係淺而易見。不煩深辨之事。竟到了不容明辨之時。害莫大焉。書之最甚者。莫過於東漢魏伯陽所撰參同契。箋釋補遺。代有黨援。而註解則拉扯朱紫陽之名號。使後人不敢議其得失。可謂狡譎之至。然而大道爲公。豈因紫陽註解而卽是不註解而卽非。其言曰。金液大丹。與

釋家舍利子。儒家無極之英。異名同實。又云。力圭人口。人化爲仙。飛形拔宅。與天長年。此等援儒入墨。肆無忌憚之言。未必果經紫陽之手。况紫陽之祠墓現存。何曾飛形拔宅。所引歷代修仙之人。如淮南王劉安等。非受罪以死。仍災病而亡。求享下壽而不能。書之僞造。卽此顯然。毋容多贅。惟大義一明。則牛鬼蛇神之伎倆。如見其肺肝矣。犬義維何。人之生有二。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身心是也。皮毛筋骨血肉。

臟腑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肉身。無形者。性命是也。明悟。記含。愛欲。皆從而出焉。總名之曰靈魂。心統於身。非靈魂結合之。必不能明理達道。性由於命。非天主降衷之。必不能從無而自有。凡論身心性命之學者。此爲大道之原。乃首先當知之大義也。有形之體。有始必有終。繫辭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古來書傳中言之甚明。如大禹王所說。生寄死歸。孔子所云。朝聞夕可。洪範所開。

五福內的考終命。皆明示人肉身必死。惟有靈魂與身俱來。不與身俱歿。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物之成毀。由於造物主之全能。如春生秋肅。夜晦晝明。皆造物主主之。人惟有因時制宜。順受其正而已。雖至神大聖。必不能用人之力。使枯草復青。冷灰再熱。今吾身亦萬物中之一物耳。溯其材質。出於父母。而五官四體。佈置安排。又係誰的力量。反心自問。非造物主所造之身耶。既知造物主所造之身。而欲洗髓。

伐毛易筋換骨。是草可復青。灰可復熱矣。能乎。不能乎。無能造作。而反能修改。有是理乎。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養心莫善於寡欲。今用矯揉造作之法。變為採陰補陽之邪術。不想寡欲的工夫。反做此污穢之行。是何道理。况這外形。原可由人擺佈。膏粱者多弱。貧賤者多強。且聞民間。有一種無恥頑徒。南方名竹山。北方名搗剝。煉成臀腿。代受杖笞。雖遇酷刑。毫無畏懼。恐金液大丹。尚未必有此效驗。以竹山搗剝不如之法。而騙人金剛不壞。長生不老。與那燒鉛煉汞。偽造假銀的外丹。腹為鼎爐。炁為火候。嬰兒姪女。返本還元的內丹。同屬偽言。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知靈魂肉身之大義。即知腹中神室等名。無非借端編造。知有形無形之大義。即知真汞真鉛的藥物。盡皆影響虛無。知順受因時之大義。即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的話。徒滋傲慢。知寡欲養心之大義。即知互用陰陽。續命添油之法。總屬荒姪。從此可曉。

然於神仙之虛妄。真正大儒。必不能自悞。以悞人也。至若導氣舒筋推拿等法。係因病而施。並不是修煉長生。長生之權。全在天主。修長生之道。全在愛主愛人。得長生之效。首在靈魂。倘能愛主愛人。求永遠真福之長生者。不必鉛汞鼎爐。如探囊取物。萬無一失。若欲倚靠自己修煉。人之生死。有天主一定的正命。只有不遵正命。服毒早亡。受刑先死之能力。從無不遵正命。煉神服藥。辟穀延年之內丹。物之品類。又係天主一定的材質。只有燒鉛成粉。煉汞成硃之能力。從無銅可變銀。砂能開點的外丹。如此說明。仍然積迷不悟。貪鄙日深。少不得到那停牀喘氣之時。必以余爲知言。然而晚矣。

娶妾人倫有五。而男女夫妻。生於天地萬物之後。道在君臣父子之先。爲五倫中首出之倫。惟生人之始。只有一男一女。配爲夫妻。並無一男二女。亦無一女二男。足見天主之定命。早已顯明。今卽就中國之字。

義而言。夫者。孚也。與妻有中孚之信。又扶也。與妻有扶助之責。妻者。齊也。與夫有均齊之位。又棲也。與夫有共棲之誼。從來名以義起。假使正妻之外。再娶偏房。夫失信。妻失助。位不齊。棲不共。現與夫妻二字之義。大不相合。上不遵天主之定命。下不合倫理之常情。一經說破。悖謬極矣。乃貪姪迷色之人。強借無後之說。以縱其私心。又引虞舜二女。文王小星。禮記娶妾等說。以文其邪僻。獨不思古制之不行於今者。甚

多。皇居帝室。未聞有土堦茅茨之遺。玉軸牙籤。不聞有竹簡漆書之舊。後人之損益。既然件件遠逾於古。前人之行事。豈無一二就政於今。且舜文之厚德豐功。一言不及。而止說二女小星。豈舜文之所以爲舜文者。專在二女小星耶。况舜文之行。禮記之言。原在天主降生前。自天主降生後。一言一行。必遵天主之定命。而後可。請看勝國遺規。尚不敢混行於昭代。今以前人一時之言行。而欲改天主永垂之定命。大非

舜文明倫察物。昭事小心之本意。再查禮記一書。所
開冠婚喪祭之條。現在遵行者。十無二三。何獨於娶
妾一條。必奉之惟謹。至於無後之說。係孟子當時別
有所托。不可以辭害義。若果無後爲大不孝。則孝經
內。應該首先訓誡。爲何通部不言其罪。伯夷叔齊諸
人。明知無後。反稱美之。宋處士林逋。隱居杭州之西
湖。不婚不宦。朝野共嘉其清高廉潔。死後謚曰和靖
先生。豈有大不孝之人。可如此讚誦耶。當知孝與不

孝。不在有子無子。弑父者。不因有子而卽仁。良盡孝
者。不因無子而卽忤逆。又當知有子無子。不在有妾
無妾。縱使因妻而有。有非其道。若說到家庭之害。不
可勝言。夫妻心多反目。妻妾必起妬心。或妾生之子。
私遭妻害者。有之。或妻毒難當。竟遭妾害者。有之。或
妻不能容。賣妾殺妾者。有之。或妻妾俱有子女。因各
人護短。致生仇忿者。有之。或弟兄叔侄。因嫡庶之嫌。
累世成仇者。有之。種種起釁生端。在所不免。幸而太

平無事。止於諄語厲聲。或泣或訴。便稱治家有法。雖
夫妻兩口。保無交謫之時。然恩愛性成。終難割捨。異
常之變事。出偶然。此則不遵正道。必致後災。眼下之
多艱。猶爲小事。更有棄髮妻而親娼妓。遠家室而近
狡童。拂人之性。醜逾禽獸者。如此之類。亦因無後而
然耶。人於別事。往往酌古準今。揆情度理。獨娶妾一
事。任意縱行。不知利害。非不知也。驕奢淫佚之念。填
滿於胸。卽古人未曾做過。亦不妨自我創興。若以余

言爲妄証。古來多少無妾之聖賢。不以爲法。何哉。人
輕言濁。奉勸無能。欲盡愛情。尚陳片語。立女爲妾。人
所共知。服事內房。與奴同類。爲貪片時之僞樂。身
身後受害無窮。卽論明哲保身之道。亦不應孟浪至
此。獨不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者。身且不顧耶。今爲
守天主之定命。割此私情事。雖難比不得死忠死孝。
况荒淫爲萬惡之首。而逆命更居首惡之先。彼克慾
存誠。乾乾終日者。猶恐懼不遑。何有於不畏天主之

人我是以不得不泣血椎心。歔歔嘆息以告之。

毀謗從來遭毀謗者多任正道之人。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主之道。係無可限量之高。何怪乎不可限量之謗。時起時發。只看天主耶穌降生在世。三十三年。莫非遭謗之日。自初生以至被釘而死。不毀其異端。卽謗其謀叛。迨後宗徒傳教萬方。承先啓後。迄今一千七百餘年。致命者甚多。悉從毀謗而來。我等旣願爲耶穌之弟子。只知行吾之所是。誰毀誰譽。

聽之而已。當孔子時。門弟曾參。忽有殺人之說。其母明知必無之事。及連告三番。母亦投杼而起。今聽讒者。不同子母。造謗者。不止三番。少有不投杼而起者。然秦火尚不能燬三代之書。黨錮且不能滅名臣之跡。豈有天主親傳之正道。反懼人毀謗耶。現在教中刊布之書。不啻數百種。其大指。總勸人不貪世福。克已安貧。以求身後永遠之天堂。若使人人信奉。不獨久安長治。且使民間奸盜詐僞之徒。交相誠勉。改悔

前非。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彰明昭著之極。何踪跡之可疑。奉教人家。從未有不孝敬祖宗父母者。設有其人。卽犯教中愛人首誡。同人必共責之。所以素來不孝者。多因奉教而改其舊惡。若說不燒紙錠紙錢。便爲不孝。家禮不作佛事。先引人不孝矣。似此求全之毀。何足重輕。惟看晦而復明。自然通以去塞。今之毀謗者。安知他日不爲大聖大賢耶。

